



[A large, empty rectangular fram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intended for a title or a list of contents.]

自警編卷之八



政事類

政事

政事 辯誣

鎮靜 獄訟

信 財賦

兵 濟人

救荒 制勝

救弊

龜山先生語錄云為政要得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失於不覺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

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错決捷了人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爲非也張文定儻蕩任情獲刼盜或時縱遣之所至尤不治上聞之皆不以爲善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惟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

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病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

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  
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  
傳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  
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  
謂寬者不爲苛急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議者以  
爲知言

張芸叟言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  
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  
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  
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

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  
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  
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  
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  
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  
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  
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  
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  
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  
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

之則荅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張忠定公誨李旼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後言矣又曰爲政之道府史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版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也公自蜀還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

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太校王均之亂遂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州馬正惠公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爲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

開封府治京師陳文惠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

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陳文惠  
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  
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  
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  
人犯法者

呂正獻公爲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聽決  
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寮至者毋拘時以故  
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爲常後雖年高  
貴重不少替單陋邦也公以愷悌爲政不嚴而肅  
轉運司輦乳香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庫雖符

檄督迫竟不爲強配

諫議劉元城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叅政三人  
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曰  
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  
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  
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馬永卿問立身仕宦之道於元城先生問家屬畢曰  
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爲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  
書云吏以法令爲師有暇可看條貫又不獨可以  
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

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爲吏所欺故有此言

曾子固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之與期者卽有所追逮州不遣人進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

爲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盡政務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

御史中丞彭公爲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嘗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辯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但幼卽學平心以待物耳

王待制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銷鑄者百餘人  
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  
陰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寘之死  
而又喜乎宗旦慙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  
子也

范忠宣公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屠販劫盜無虛日  
人或勉公曰公為政素寬然齊民克悍性好剽劫  
以嚴治之猶不能戢若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公  
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  
以治克民取玩之道也齊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

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  
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  
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  
曰徃徃待其自以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  
公蹙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耶  
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  
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若  
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  
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  
之半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襄城之民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爲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邵伯溫初入仕侍講先生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枉伯溫終身行之

昔錢尚書爲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文正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爲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爲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爲法

晁文元公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徃徃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

趙忠簡公之在越也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公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奸猾屏息又塲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前輩言蒞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龍圖梅公景佑初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嘗著瘴說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辰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

之瘡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瘡也有一  
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轂下亦  
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之  
土瘴不亦謬乎其後鄒道鄉志全元符中謫昭因  
其說以爲詩

鎮靜

國初趙忠獻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  
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之通衢

李文靖公嘗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  
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  
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元城先  
生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文靖一人正  
謂此也

曹穆公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瑋  
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

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  
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  
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  
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  
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  
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而具道其事  
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  
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  
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  
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旦  
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  
羗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  
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  
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  
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胡文恭公天資謹靜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  
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  
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  
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

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墮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初夏人方議講和韓魏公以爲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爲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

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杜祁公富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又別錄云公嘗爲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爾如范公亦未免有易動處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文潞公曰朝廷施爲務合人心以靜重爲先不宜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王荆公曰所以爲此將以去民之害何爲不可若萬事墮頽如西晉風茲乃益亂也蓋荆公知公言爲已發故力排之

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  
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  
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張  
文定公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  
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後屬安能  
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  
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  
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  
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  
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

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

趙忠簡公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  
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  
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  
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効如此亦足以  
爲戒矣

信

尹先生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爲主人之不從者皆已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史太師曰政之大要曰食曰兵曰信民以食爲天一日無食而流離殍餓轉徙於溝壑是食不可不足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無兵以守則雖有險阻必陷於敵是兵不可不足也夫無食何以養民無兵何以守國至於語信則寧去斯二者而信不可失何則信蓋民之司命也彼齊威晉文之霸志在富國是欲足食也志在強兵是欲足兵也而猶待不



背曹洙之盟首爲伐原之舉乃能成霸業信之不可無也如此惜乎假之而立霸不能真用其信也人之有生惟死爲大事寧使其人死於饑餓死於盜賊而不可一日無信蓋食可一熟而狼戾兵可一日而招集惟信一失則天下有土崩瓦解之勢泮渙離散不可收拾於是時也雖三令五申其誰信乎然則信者真民之司命也

張忠定公問李旼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羗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旣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北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



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羗無不悅服

范文正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其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

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程公琳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且亮祚雖幼然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

濟人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彭公季長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薦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爲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伎君何願

焉乃無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爲是哉古人有云  
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  
之於學也故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  
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  
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爲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  
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爲良醫也上以療  
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下  
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公祖禹言朝  
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

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  
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爲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  
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爲額則京師之衆孤貧者不  
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  
以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爲宜於四福田院增蓋官  
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  
方略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爲殿  
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  
要實惠及貧民上開納焉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

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  
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葉石林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  
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  
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  
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  
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  
認耳余爲閱法例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  
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  
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

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  
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  
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  
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  
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  
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出此術也

閩人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  
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徃徃臨蓐以器貯水纔  
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  
劔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

者列坐廡下以奉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爲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在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爲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當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儻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蘇文忠公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

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在其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准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

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菽場其利甚博而爲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奇以疋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 救荒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范文正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矣吳中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游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買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

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  
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饒發司農之粟募民興  
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恤饒因之以成就民利此  
先王之美澤也

富公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  
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  
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  
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  
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  
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

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  
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  
流民死者爲大塚葬之謂之叢塚自爲文祭之明  
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  
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  
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  
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饒民聚爲疾疫反  
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  
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  
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邵伯溫曰富公

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饒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烏得而窺之哉

韓魏公以益利路人饒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饒人

一百九十餘萬蜀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范忠宣公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荐饒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糴所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種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遂大有年或言公廩貸過多而無活人之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



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

趙清獻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饒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越杭尤著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

也

陳文惠公知壽州遭歲大饒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魯公子固爲通判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

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張忠定公知杭州是時歲饒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繩之境内卒以無擾

程明道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蘇兵部者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柰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隣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柰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曰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馬少保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饒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調足朝廷從其言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使時屬部歲饒所至發公廩  
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  
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衆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饒官貸種食已而督償  
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爲惠也反擾民不便因  
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宣和六年秋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離塞路倉  
府空虛無賑揀策洪忠宣公時爲司錄事白郡守  
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  
城之四隅升損市直錢立戒米肆揭價於青白旗

上巡行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貴糶不能自食  
者爲主之立屋於東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  
處防其淆僞湮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  
樵汲皆有職別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闕囂者亂其  
手文逐之皆帖帖畏伏借用所掌發運司錢錢且  
盡會浙東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  
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趣也罪死  
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  
則如勿揀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亡何  
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饒者旁午

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即延公如兩寺驗視民  
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遠  
制抵罪得爲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公曰免矣  
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  
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得至來秋民相携以歸  
前後所活者九萬五千餘人州人既不死凶年公  
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爲洪佛子

### 救弊

蘇公子容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倉法行吏無  
所覲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或以功  
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爲稽滯公勅吏曰某  
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  
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  
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者公必往復詰難度可  
行行之苟有疑則爲之奏請或陳白都堂故士大  
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爲無可憾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

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  
不見韓魏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  
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騰謹掌每用例必  
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  
高下于其間

王文公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  
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  
天下謂之新法司馬溫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  
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  
以公爲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

婦人孺子知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叅事公曰  
叅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  
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  
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  
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日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  
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  
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  
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  
也

王安國常非其兄安石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

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汹汹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公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常責魯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僂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預我事耶

韓魏公判大名府時朝廷行青苗之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言公

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難頒下乃令進奏

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

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原奏要切之語多從

刪之惟舉大槩用偏辭曲爲阻難及引周禮國服

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君下以愚弄天

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

有辯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

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

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

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

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原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貫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貫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爲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買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

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三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蓋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

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䟽貸錢取息之利事以抵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䟽意

已大悟亟欲請罷王安石引疾在告惟叅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欲別坐事令出既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䟽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



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  
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  
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  
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  
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  
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  
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  
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  
與大臣議論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

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  
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粧飾器用  
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隣舍來相  
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  
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  
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  
仁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  
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  
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  
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

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濼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復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

正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

劉忠肅公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關伯廟歲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徃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爲奏曰關伯遷此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

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  
批曰辱國瀆神此爲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司  
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取勘

司馬溫公拜門下侍郎力辭不許數賜手書先帝新  
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  
辭初神宗皇帝以英傑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  
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  
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  
得志後進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  
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

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  
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  
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  
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  
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  
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  
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  
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  
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  
多死景帝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

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德宗罷之德宗爲  
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罷之  
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  
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  
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  
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  
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  
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  
去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  
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比自歸

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元祐元年正  
月公始得病詔公與尚書左丞呂正獻朝會與執  
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嘆曰四患未  
除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  
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  
大略以和戎爲使用兵爲失時異議甚衆獨太師  
文潞公議與公合衆不能奪遂詔諸將兵皆隸州  
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  
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

糴法

司馬溫公與王荆公書曰光以蒙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論訥訥輒敢獻言于左右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之事某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以聚歛得好官後來者必更生新意以取民之脂膏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荆公王文正公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願

毋罪歲

楊元素爲中丞與劉忠肅公言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曾布曰請爲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皇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忠肅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爲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於是元素出知鄭州忠肅責監臨

璜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  
萬以便民陳文惠公曰轉運征吏之官也利有本  
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

辯誣

王晉公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  
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  
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公  
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公徑趨  
出公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  
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  
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  
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  
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

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  
召不及見而薨初公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  
公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公笑曰祐不做兒子二  
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也公素知其必貴手植三  
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  
謂之三槐王氏云

李繼隆討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  
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  
繼隆復爲檄言據陰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  
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得

保塞胡偵候狀告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  
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  
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  
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實批及某人首  
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  
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  
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  
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  
者尚立馬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  
密副使朕所以擢任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

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衷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輒去寇萊公姓氏云逆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哉

### 遂令磨云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此卜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



其狀公曰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

蔡忠惠公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旣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爲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旣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爲鑒也臣修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會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

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群闈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韓魏公別錄云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  
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文忠公欲因公之外甥女  
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乘此欲并中公深治  
之令蘇安世鞫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  
錄問昭明時爲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  
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卒辯其誣猶降官知滌  
州事噫今之士大夫識見不及闈宦者多矣

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鞫之  
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蔡齊窮治迹其所來  
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

動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  
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䟽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  
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  
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  
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諫官陳忠肅公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曾肇適館  
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者所論臣  
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  
則瓘以踈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

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  
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  
指議則於清躬不爲無累瓘以憂君之誠陳預防  
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爲國臣子所  
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愚計皇帝以瓘所言狂妄  
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  
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容小  
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  
大雖有狂言不以爲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  
美哉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

舊職其犯顏嬰鱗率此類也

王和甫嘗言蘇文忠公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  
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螿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  
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螿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  
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  
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語之  
曰相公乃欲覆人家耶禹玉曰舒亶言尔子厚曰  
亶之唾亦可食

袁抗大監嘗言曾守官營道聞吏民言寇萊公始謫  
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

會公字立成頗亦雄壯守土者聞於朝遂再有海  
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馬復踏蹙不進寇以策  
叩馬曰吾尚敢留滯邪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寇泣  
且曰語丁謂我負若何事致我于極地邪其後丁  
自朱崖移道州袁嘗接席語論遂以所聞質之丁  
曰寇自粗疎先朝因節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以  
大白飲人時曹利用爲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曰  
某勸太傅酒何故不飲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  
夫耳敢爾邪曹厲聲曰利用在樞府而相公謂一  
夫明日當於上前辯之自此二公不協厥後發萊

公之事者曹貂也預謂何事然中外皆知萊公之  
禍丁有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於  
贊燮王度亦無善惡之大者至今天下識與不識  
知與不知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蓋言晉公之爲  
則目以姦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寇以誠過其才  
歟

寇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  
爲人所奏上怒甚謂王公旦曰寇準每事欲効朕  
可乎公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駉何上意解遽曰  
然此止是駉耳遂不問文正公疾亟上問以後事

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

獄訟

錢宣靖公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公因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異皆以為得實公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詰

公廳事詎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公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公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公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公開門拒之曰

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公祈福知州以公雪寃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公叩頭愧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爲知制誥二年爲樞密副使

向文簡公在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

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家中有盜入其家自  
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  
不爲主人所納且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  
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  
中忽墮眚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  
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  
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  
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  
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爲疑  
獨公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

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公固問之僧乃以  
實對公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媪聞其  
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  
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媪嘆息曰今若獲  
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  
也媪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  
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媪指示其舍吏就舍中  
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賊一府咸以爲神也  
范文正公以進士解褐爲廣德軍司理叅軍日抱具  
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

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貧止一馬鬻馬  
徒步而歸

范忠宣公知齊州錄事叅軍宋儋年中毒暴卒公得  
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門下人遽以  
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  
出漫汗瞑帛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爲寵妾與小吏  
爲姦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在鱉肉中公  
曰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  
宋君果不嗜鱉肉爲坐客所并乃客散醉歸置毒  
酒盃中而殺之罪人覲他日獄變爲逃死之計也

人以為公發擿姦伏如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  
冤無以伸於地下矣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  
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  
以上請簡肅判刑部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  
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  
奏讞益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  
自是奏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  
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  
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



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

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爲亂其後斬二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胡文恭公置獄治三司吏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公曰涇卒悖慢誠其罪然

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耶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惕息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

蔡文忠公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跡蹤連蔓至數百人公嘆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爲政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陳公洎初爲開封功曹叅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

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旣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

旨原之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

職方張其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貫二十年矣其發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郭謂曰此應賞典願竄吏吾當以聞其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十日而足乃推二人爲首者死餘貸不問郭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歐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

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

程文簡公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案獄公立辯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

而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爲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  
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張文定公在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公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公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韓魏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卧內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畧於綜核委於佐屬而

少自便安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吾恐有所不盡而未嘗輒有所畧也况其可以委人乎

韓忠獻公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畜嫂姪訴于州及提刑轉運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

初

張忠定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  
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分之  
三與子而以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  
其遺書詣府請如原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  
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  
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  
去服公明斷

財賦

陳晉公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  
諾而不進乂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  
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克羨恐生侈  
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及其將立茶法召茶  
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第爲三等語副  
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  
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  
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乂於是始爲三  
說法行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

司使之才以陳公爲稱首後李侍郎諮爲使改其  
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龍川志云河朔地鹵民刮鹵煎鹽不買而足用周世  
宗常榷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極苦之藝  
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  
而罷榷法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是時  
民於澶州河橋設感聖恩道場父老至今能道之  
及仁宗朝王君貺爲三司使復議榷法未定君貺  
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末以奏且曰河朔歲有河  
堤國信之勞比諸道爲苦恐不宜復榷鹽以困之

仁宗驚曰朕不知也奈何重困河朔生靈卿爲朕  
撰數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即批奏牘  
後曰朕恐河朔軍民復食貴鹽所請宜不行時賈  
魏公昌朝留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於府園騎山  
樓瘦木亭上及賈公再守魏而提點刑獄薛向密  
奏乞行榷法託以他事入議朝廷許之賈公且知  
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騎山瘦木亭相  
對酒五行無他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  
議榷事魏人以此深德賈公  
張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曰於政事堂

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後送  
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  
使最識大體

程文簡公爲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  
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  
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  
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斡之類  
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  
曰弩椿箭斡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

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尚書門  
人問曰公擇文士恐於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  
朝廷急於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  
意且息貪吏聚歛措剋之心

仁宗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傳獻簡公奏曰  
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宜躬  
自儉約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  
不然徒欲紛更爲之無益聚歛者用則天下殆矣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公無

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後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密學陳公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憐而力

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張公商英既相之後大抵一語一言皆以百姓爲本至於省六路上供錢鈔而民無橫賦改當十錢爲當三而百貨爲之平罷內藏東北出剩鹽鈔歸之有司而商賈之貨通罷修內五福太一宮而土木之役息凡所以利國安百姓者不可一二數

富公之爲相守法格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救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恤民力又弛茶



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王子野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彭季長爲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爲遂無所獻

呂正獻公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蓋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

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欠秋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爲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爲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

范太史論聚歛云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之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記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

終者也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常堅  
楊慎矜王錡繼起又益甚之極于楊國忠皆身首  
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  
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  
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况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  
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  
不爲掎尅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  
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  
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邵康節閑居

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  
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宣和間近臣薦向公子韶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  
使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  
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  
以勸天下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  
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  
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  
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

聚歛之端浸不可長士論躋之

孝宗謂周益公曰只爲養兵不免皆取之民公因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各有名色何故困民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紹興以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後來乃用二十餘萬緡則是歲添二倍以上既無所從出遂於支移折變中暗增錢數如苗米一石其直三千州府受納則令折科增三千爲五千增五千爲七千如此則有田之家無不被害安得不困此特一端爾他皆類此上爲之悵然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爲淮漕議盡權舒廬蘄黃壽

五州茶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蘖盡収其利歲衍百餘萬緡淮洛苦之曉舟敗溺死淮民比屋相賀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後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文靖公彈章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

兵

太祖遣曹彬潘美往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官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太祖既得天下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

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乂計其道何如  
晉曰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竒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  
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爲富貴不過多積金帛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市之爲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

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撫賚甚厚諸功臣皆以善終向非中令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莫敢有異心者

曹武惠王下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爲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按籍檢視王一不問賑乏絕恤鰥寡仁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曹武惠王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王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諸將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王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范文正公爲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

披帶者降爲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上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便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畧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程氏遺書云徐禧奴材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敗徐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止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於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

號踈曠前古之未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不慎任人闔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狗安得不如此

程氏遺書云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衆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

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上諭宰臣曰國用匱乏正以所費處多呂公願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若邊事稍息則國用自饒上曰朕細思之用兵與營造最蠹國用深可戒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爲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爲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誡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



旦道士通刺爲謁被冠褐自稱鄆都觀主笑則口  
角至耳亂髮若剛鬣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蕃魂二  
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此皆死於公之手者公  
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筭十年二端請裁之  
顯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  
境即梁門也會雨虜弓皆皮弦緩弱不可用顯引  
勁兵襲擊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僞羽林  
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  
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范忠宣公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

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  
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  
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徐  
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  
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  
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前之害  
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臣願陛下究孟子交隣之  
道脩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夷狄彼時  
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傲欲侵侮我疆其  
徒亦不爲之用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富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二字若干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力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爲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富公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王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地又用劉燾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

又用郭逵趙尚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逵老將與鹵議論不合爲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饒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而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著在外惟趙鹵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

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  
漸嗚呼痛哉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  
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  
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  
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  
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  
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  
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疆於延州  
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 制勝

曹穆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  
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  
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大帥料敵當如  
此其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公偵虜  
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  
伍其下憂之言於公曰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  
之整衆而歸公不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公  
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公愈緩行得地利虜  
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

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憇士馬少選決戰  
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公又使人諭之  
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  
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  
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  
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憇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  
吾以此取之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佑為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率  
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與僚屬會大慈  
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

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  
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  
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  
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  
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盱首餘  
黨盡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張忠定公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為群盜  
龍猛軍者本皆募群盜不可制者克之慄悍善鬪  
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公一日召鈐轄以  
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公曰今盜勢如此

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必欲令詠自行也  
鈐轄宜攝州事吾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  
公曰何時曰即今公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上  
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  
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請於公公曰何也  
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副之公曰諾老夫亦有謁  
鈐轄曰何也公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  
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  
遇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千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  
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不爲異也遂復盡力戰大

### 破之賊遂平

筆談云狄武襄公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  
其下皆欲窮其窟穴公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  
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公  
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公之用兵主勝而已  
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  
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徃徃大敗此  
公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公之過人處也

狄武襄公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公至賓州  
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

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一鼓時公忽稱疾暫起如內爰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公已奪崑崙矣

种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伺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為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守慶州堅持不可是

時尹師魯為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尹嘆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尹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伏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

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魄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自警編卷之八終

自警編卷之九

拾遺類

議論反覆

報應

議論反覆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爲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爲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

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名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司馬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

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劔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時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幾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



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暴  
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  
不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  
喜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  
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  
陽之甲以除軍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  
鬚誤以為申公也

王荆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  
宰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  
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荆公此論  
遂列奏請舉行之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知政  
事也

陳忠肅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  
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蘄  
之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  
弟而已蔡蘄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  
陵蘄為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  
之公議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

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  
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藁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  
事與前書頗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賚  
京黨出力尤甚正彙三山之竄石械台州紛紛皆  
其所為也

報應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  
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  
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  
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忠獻王言朱  
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地內而至  
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至於必死之  
地忠獻頷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  
怒未已令再貶嶺外忠獻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

州到郡月餘卒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文定公丁晉公同作相  
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  
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  
密副使文定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明日爭  
之上前聲色俱厲晉公辭屈俛首鞠躬而已晉公  
既退文定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  
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不遣  
晉公因直入中書見堂列召堂吏諭之索文書閱  
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

道過學士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晉  
公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  
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晉公  
無如之何他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  
誰直曰錢學士惟演晉公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  
從命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  
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晉  
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  
之詞既上晉公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  
爭議曰懼此震驚遂至沉頓晉公所定也及晉公

自警言編卷之九  
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  
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自警言編卷之九終

重刻自警言編後序

自警言編輯於有宋趙善璈氏由學問  
以至於拾遺其為類也凡九由學識  
器量以至於議論報應其為目也凡  
五十有六凡宋之碩輔鴻儒一言一  
行足為矜式者靡不秩然備具其自  
警而因以警天下後世用意良亦勤  
矣迨至我

明閩廣蜀滇諸藩臬咸用翻梓以廣其傳亦以是編之善而人心公此好也今少司空鳳竹徐公先時保釐江右誕敷文教發漸德之幽光闡儒先之緒論諸凡名家鉅集流布未廣者既次第登之梓矣於是編尤深嘉尚知我李侯由安仁移令盱邑治行文學熹然稱最以是編授侯刻惟侯崇

時得方伯形山公所批註自警言編予省視之嘆曰是嗜好無踰公者矣既已服習其切近日與大行陳子光哲相請益陳子曰公之用心批註數十年刪定其重煩考叙其氏號於善瑯爲更精切嗟夫公丘壑數十年學務切近政求簡易諸所建白與宋名公卿不相軒輊迺知公所自警者於是

編爲多公以臺省交薦歷登左轄將  
欲刻是編於後樂堂以傳布遠邇其  
用心與伯玉同也一俊不敏敬叙於  
末簡云

賜進士出身浙江布政司叅議前吏部  
驗封司員外晉江莊一俊撰

### 自警編後序

近世名公卿喜談詩至爲道德性命  
之學淵源宏遠趣味篤深謂周程張  
朱濂乎無以尚矣其談詩者徃徃極  
諸盛唐晉漢之間名家顛能言之有  
日用切近相警戒愚夫愚婦所知行  
經生學士未之談也嗟夫道德性命  
之學旣迥絕於日用若是則信乎學

之不明人心之益以馳騫也予少時  
讀宋趙善瑯自警編省視不能記憶  
旣居司封與諸同署日談斑馬之文  
因取秦漢所遺讀之寢食夢寐不能  
廢也迨家食六七年稍見山中父老  
民間風俗則記憶宋名公卿之居家  
治國立身行已綽有法度爲日用飲  
食所不可廢也旣叨命浙江過三山

支好古仰體公心亟用重梓以廣公  
教以嘉惠後學刻成徵予一言予竊  
惟古今之人此心同也古今人之心  
此良知同也學士大夫能致良知以  
盡其心則克之學問操脩而誠明合  
達之齊家接物而內外和推之出處  
事君政事而忠益廣體用全以此自  
警時謂明德以此警天下後世時謂

新民斯警也即古聖賢憂勤惕厲之心即古聖賢戒懼慎獨之學即古聖賢自強不息之誠真積神融且將逆宋人而上之矣不然讀是編則知警釋是編則茫然斯豈趙氏所以編輯之意亦豈徐公所以重梓之心

賜進士出身中議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前刑部郎中近溪羅汝芳序





